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心
花
神
录
下

HUA
SHENLU

柏夏

作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花神录 : 全 2 册 / 柏夏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5399-9787-2

I. ①花… II. ①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83597 号

书 名	花神录 (全两册)
作 者	柏 夏
选题策划	吴小波 李 墨
出版统筹	黄小初 邹立勋
责任编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编辑	李 墨
责任监制	刘 巍 江伟明
封面设计	白砚川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mm×1000 mm 1/16
字 数	450 千字
印 张	37
版 次	2016 年 12 月第 1 版,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9787-2
定 价	56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

录

第四章 牡丹绝艳 /001

一年春色摧残尽，再觅姚黄魏紫看

- (一) 花开时节又逢君 /002
- (二) 欢宜馆 /015
- (三) 微服私访 /040
- (四) 科举 /058
- (五) 无头公主 /076
- (六) 盛宠 /098
- (七) 惊变 /121
- (八) 牡丹花神 /142

第五章 丹若殊途 /152

皎皎兮似轻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回风之流雪

- (一) 和亲 /153
- (二) 柔然公主 /177
- (三) 丹若花神 /187

目

录

第六章 菡萏芙蓉 / 196

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

- (一) 摆渡人 / 197
- (二) 云梦泽 / 213
- (三) 剑冢 / 226
- (四) 鬼胎 / 258
- (五) 菡萏花神 / 295
- (番外) 此情无关风与月 / 312

第四章

牡丹绝艳

一年春色摧残尽，
再觅姚黄魏紫看





(一) 花开时节又逢君

三年后——

四月初，太平府里百花盛开，幽香浮动。又是一年踏春的好时节。边关传来捷报的那日，正是三年前，武瑞安离开的那日。女皇第六子，武王爷武瑞安，率军大败来犯突厥，守卫边疆，名扬诸国。

女皇当即封他为正一品神佑大将军，位同整个宣武国的副元帅，手握十万重兵。

一时间，武瑞安竟从一个不受宠的皇子，一跃成了当朝最热门的黄金单身汉，谁若成了他的王妃，指不定日后，就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再下一步就是我大宣武国的皇后了……

豪门贵胄中的各大氏族家小姐纷纷伸长了脖子，磨拳霍霍，稍有名望的大家族都在寻找最好的画师。希望画师能将自己家的小姐画得国色天香，等女皇下旨为武王武瑞安选王妃时，便能凭借娇美的画卷，上演一出见画钟情的戏码，雀屏中选。

而民间的女子也不闲着。

她们听说武瑞安此前迷恋过一个开医馆的大夫，虽具体不知道那医馆在何处，但是她们知道，那家医馆的名字叫：见素。

于是太平府一夜之间，突然多出来许多家医馆。而且这些医馆都有相同的特点，其一，掌柜都是女的；其二，名字都很典雅。有的叫见素抱朴，有的叫少私寡欲，还有什么守其本真，现其淳朴之类……凡此种种不可枚举，只因“见素”这二词，出自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于是她们想方设法地在道德经中寻找，似乎觉得只要能与“见素”一脉相承，那么武瑞安就有可能爱上自己。

狄姜许久不出门，今日一出门，被这一路来的医馆给惊讶道，连连问道：“如今这世道怎么了？大家都疯了么？”

“这世道没有疯，疯的是您……”问药小声地嘟囔。

此话被狄姜听了去，她又道：“我怎么了？与她们相比，我很正常。”她指了指路边为人搭脉的貌美女子，笑道：“哪个做大夫的会把自己打扮得如此花枝招展？”

“您每天不也要梳妆打扮吗，为何你做得，她们做不得？”问药反驳道。

“可她们是为了勾引男人！我是因为自己喜欢。”

狄姜说完，便被问药翻了个白眼，显然她想说什么，却又不得不忍住了。

狄姜见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道：“你想说什么就说，今天我赦你无罪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当真。”

“好！那我直说了，您可不能生气。”

狄姜点了点头：“我保证不生气。”

问药清了清嗓子，接着说道：“所谓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反过来亦是这个理。这有才有貌的君子，还不让窈窕淑女追求了？瑞安王爷哪都比钟旭好，长眼睛的都能看得出来，可你偏偏看上个老道士，他那胡子……别提多讨厌了！你说说，疯的人是不是你？！”

“……”狄姜瞪大了眼，盯着她许久没有出声。

问药抬手在她眼前晃了晃，也没能唤回她的魂。

过了许久，才听狄姜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，她道：“是啊，好久没见到钟旭了……”那语气里，别提有多伤感难过伤心失望黯然失色痛心疾首肝肠寸断欲哭无泪了。

问药闻言，立即双手握拳气鼓鼓地立在一旁，一副捶胸顿足的样子，骂道：“搞了半天，我说了这么大一堆，你的重点全集中在老道士身上了？”

“钟旭不老，不过二十出头。”

“可他的模样确实很老！与瑞安王爷比起来……”

“停！”狄姜打断她，道，“这几日我耳边天天都是瑞安王爷，所有人都在夸他，我已经耳朵起茧子，不想再听了。”

“可他……”

问药还想说，却见狄姜沉下脸，想是真要动怒了，才不得已识趣地闭上了嘴。

狄姜叹了口气，又道：“我们是非人，就不要想这些了，武瑞安很好，可他需要的是一个与之般配的凡间女子，那人，不会是我。”

问药也不再多言，知道掌柜决定的事情自己是没法改变的，于是只得沉默。

二人一路走来，看着道旁繁花盛开，春意盎然，好一派生机。

此时，问药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主意，心血来潮地问：“掌柜的，您的花神录已经好久没有写过了。”

“是啊……”狄姜淡淡地叹了口气，坐在桥边，百无聊赖地看着桥下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心中怅然若失。

这三年来，她不是没遇到过可歌可泣的人，但是没了钟旭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，

似乎这些故事里，注定需要有他的身影，否则就不是她心中的花神录。

问药见自己又不小心勾起了狄姜的思念之情，便话锋一转，又道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京中牡丹始盛开，这百花之首，艳冠群芳，可是爱煞人也。”

狄姜一愣，遂掩嘴笑道：“你这整日里不学无术，今天倒拽起诗文来了，说吧，哪里听来的？”

“哎，我就知道瞒不过你，”问药叹了口气，兴奋道：“掌柜的可听说最近京城里多了一位牡丹公子？”

“牡丹公子？”狄姜想了想，似乎确实常听人提起此人，但从前并没有将他放在心上，像问药这般如此郑重地提起他，倒是头一回。

问药清了清嗓子，又道：“这京城第一公子江琼林，人送外号牡丹公子，可谓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诗词歌赋信手拈来，传说才气不输给神武年间的状元爷沈梓墨，容貌与瑞安王爷比起来也是毫不逊色……”

“那为何都道武瑞安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？”狄姜打断道。

“因为出身不同呀！”问药手舞足蹈道，“武瑞安是辰皇的嫡子，身份高贵，就算容貌在一个级别上，可身份差太远了，这第一美男子自然就落不到他头上了。”

“哦，然后呢？”

“所以，他的名号是天下第一美人，不是美男子，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问药眯起眼，一脸憧憬。

狄姜想了想，还不等她回答，问药便又激动道：“意思就是他比女人还漂亮！第一美男子的身份轮不到他，可天下第一美人也足够说明他的分量，就是比起女人来，都不逊分毫。”

“真有那么美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”问药说完，又说了一件事，狄姜听后也是大吃一惊。

“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？”

“他啊……虽然他才富五车，却不幸白壁蒙尘，落在了烟花柳巷里，在欢宜馆中挂了牌……专只服侍女客。”

“……”狄姜双唇微张，显得十分吃惊。

问药又道：“从前只是略有耳闻，可如今，他突然名声大噪，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

“嗯？”狄姜也是十分好奇，从前她对这一方面的人事了解得不甚透彻，也没有多接触，如今听问药说来，才觉得这其中，也未必没有扣人心弦的故事。

问药便道出了前些日子发生的一件逸事。

据说牡丹公子自半年前来到欢宜馆后，这欢宜馆的客人便如过江之鲫，宾客越来

越多，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。

渐渐的，牡丹公子的美名不胫而走，就连长居深宫大内的女皇辰墨也听闻了他的名号，前些日子，有一日下朝后，便饶有兴致地当着群臣的面问：“牡丹公子当真如传言那般美貌？比之朕的小皇儿瑞安当如何？”

群臣面面相觑，纷纷为难道：“瑞安王爷出身高贵，举世无双，哪是一介面首可以比拟？自然是王爷更为英俊。”

辰墨闻言，便明白了他们的意思，再几经逼问，赦其无罪下，才有大臣直言道：“容貌比之王爷，该在伯仲之间。”

辰墨问出了实话，并不生气，反而掩嘴一笑，显得很开怀。

此事被传到坊间，牡丹公子的身价更是一登龙门，一顾千金。

“当真有那么美？”狄姜好奇道。

“我也想去看看……只是……”问药欲言又止。

“只是什么？”狄姜催促道。

“只是欢宜馆门槛太高，没有掌柜的带我去，我……”

狄姜眼波流转，长长地“哦”了一声，调笑道：“原来是想忽悠我去帮你付账？”

“诶！此话差矣，我这是想邀掌柜同赏春色！”问药咧嘴一笑。

“好吧，满足你的心愿，咱们去瞧瞧。”

“我知道路，我带你去！”狄姜说完，问药便笑逐颜开地往前走，岂料这时，天空中却突然下起了雨。

雨声淅淅沥沥，渐渐变成了瓢泼大雨，狄姜和问药出门时都没有带伞，这里又是在闹市口，二人不能使用法术。

“哎，怎奈天公不作美。”狄姜耸肩道。

二人无法，只得冒着雨先回家。

等她们二人一路小跑，回到医馆时，浑身已经湿透，面上的脂粉也被冲刷殆尽，衣服沾在身上，凸显出她们的身形，显得狼狈不堪。

“你们没带伞吗？”书香见了她们，立即愣住了。

“这么明显，还需要问？有伞还能淋成这样吗？”问药翻了个白眼，道，“还不快去拿干毛巾来！”

书香立刻转身进屋，去寻了两条干毛巾递给二人，又给她们烧了热水，待二人在各自房中好好地泡了一个热水澡之后，天色已经完全暗下。

狄姜看了眼窗外，不知为何只觉得乏得很，便顺理成章地直接和衣上床睡觉，连晚饭都顾不得吃。

半夜，狄姜觉得有些饿，自睡梦中迷迷糊糊地醒来，便见一个黑影出现在自己的床头。

“啊——”狄姜被莫名一吓，下意识尖叫声。

“别喊！是我。”黑影亦被她的声音所惊，一把捂住狄姜的嘴，将她揽在怀中。

狄姜通体一震，只觉得声音很是熟悉，便渐渐停止了挣扎。

黑影见狄姜不再喊，遂轻轻放开了她，又从怀里摸出火折子，点燃了放在二人面前。

狄姜这才看清楚，眼前的人，不是旁人，正是现下最炙手可热的人物，武王爷，武瑞安。

此时的武瑞安，褪去了一脸稚嫩，面上也不再白净，取而代之的是布满血丝的双眼，还有青色的胡渣在下巴上冒着尖儿，头发一缕一缕的搭在肩上，其上更是布满了尘土，看上去似乎已经有好久没有洗过澡了……

二人之间的距离很近，近到对方呼出的热气都能清楚地感觉到，狄姜面色一红，有些尴尬，便道：“你怎么就回来了？不是说大军还有半月才能到太平府吗？”

“这还需要问吗？”瑞安笑着将狄姜抱住，在她耳边轻声道，“因为我想你啊，所以就快马加鞭赶回来了，如今在紫金车队里坐着的，是我的副官。”

狄姜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给惊着了，忙着想要挣脱。

“别动，让我抱一会。”瑞安的声音如魔音入耳，迷迷蒙蒙的，似呢喃似呓语，又似命令。

狄姜心中莫名一紧，更加想要挣脱。

此时，却听他又道：“我好累，求你了，让我抱一会，就一会儿。”

武瑞安的身子轻轻压在狄姜身上，狄姜推了他两下，发现自己的推搡根本不起作用。怔了片刻，她见武瑞安没有加更越矩之后，便也安静了下来，任他抱着自己，权当作是他这番保家卫国的奖励。

狄姜的头枕在他的肩上，她闻见瑞安的衣领上有着尘土的气息，这是属于边疆战场上的男儿的气息。

她能闻出这里头有铮铮铁骨，有十里黄沙，有八千里路伴他一路前行的云与月。还有他的心。

他从边关回来，第一时间便是赶来见她，甚至连铠甲都来不及换。

素来看重外表的他，三年不见倒是变了许多。

狄姜心中发笑，便任武瑞安抱着，也不知时间过了多久，才听他幽幽道：“你怎么不回抱住我？”声音里带着委屈和失望，还有深深的疲惫。

“王爷这话倒是问得有趣，”狄姜抬起眼眸，淡淡道，“我既不是仰慕您的少女，

也不是爱慕您的姬妾，以后也绝不会成为这其中的一员，何必让彼此徒增烦扰呢？”

“你怎知不会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狄姜顿了顿，直言道，“我是我，我懂我。”

“你不懂。”瑞安执拗的解释，道，“世上情爱，本就难以琢磨，你若害怕，那便不求天长地久，只求曾经拥有，好歹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，让我试一试，可好？”

狄姜摇了摇头：“昙花一现，她走后，留下的是见过昙花之人，又叫那人如何自处？会不会空留一生遗憾？终身郁郁寡欢？”

武瑞安不懂狄姜在说什么，以为是自己从前的滥情造成她有这样的说辞，便道：“哪怕昙花易逝，只要曾经在手中盛开过，那便会余香不绝，此生难忘。当然，我绝不会是那短暂一现的昙花，我永远陪在你的身边，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

“可我并不想让您不忘，”狄姜推开武瑞安，嫣然一笑，道，“您只需做一个高高在上的风流王爷，我是谁，长什么模样，最好是从未放在心上。”

“可你已经在心上，心尖尖上！”

狄姜做了一个“嘘”的动作，微微一笑，一字一句缓缓道：“可我的心上，从来都不是你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瑞安急道，“钟旭？”

狄姜神色一黯，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是我的亡夫。”

“……”武瑞安再无别的话语，他以为只要自己足够优秀，就能俘获美人芳心，却不知美人心中已有旧人，这人还是他没办法比拟的人。

假如那人是钟旭，大不了他也出家当道士，他不信自己的悟性会比旁人差，修炼个几年，定也能做到行业顶尖，可谁知，她心中的人……竟是一个死人。

他去打听，就连问药都没听过她亡夫的事情，他一直以为她是在敷衍和搪塞自己，却没想到，竟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存在。

武瑞安很泄气，跌坐在床边，无力道：“跟我说说吧。我想知道你的故事，你和亡夫的故事。”

“……”狄姜微微一怔，有一瞬间的惊讶，随即觉得瑞安想知道，也在情理之中，如果告诉他一个故事，就能让他从此绝了心意，倒也不失为一个法子。

狄姜垂下眼睑，神色变得十分黯然，刚要开口却听瑞安打断道：“算了，还是别说了，知道了也是徒增烦扰。”说完，便是起身要走。

狄姜却不依他，她起身拉住他的手腕，拦住了他的去路，笑道：“王爷知道母螳螂吗？”

“螳螂？”瑞安十分不解。

狄姜点了点头，道：“饥饿的母螳螂与公螳螂交配之后，就会一点一点地把它吃掉，让他在极尽快乐与痛苦中死去。”

“是，是吗……”武瑞安面色发黑，干笑道，“这种事本王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真是一个好故事。”

狄姜摇了摇头：“这不是故事，我就是那种会吃了夫君的母螳螂。”随着狄姜的一声狞笑，墙壁上渐渐多了一个投影。那影子越变越大，在狄姜双手的位置更出现了两把大刀长长的大刀。

武瑞安脸色一变，此时再看狄姜，便见她复眼突出，头呈三角，赫然已经变成了一只硕大的青皮大螳螂。

她站在那里，青面獠牙，居高临下地与武瑞安对视。

“啊——”武瑞安惊起一声大叫，跌坐在地，下一刻便两眼一黑昏了过去。

躲在楼梯口偷看的问药连忙推门进来，大惊失色道：“掌柜的，出什么事了？你…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

“没事，他只是吓晕了。”狄姜恢复了本貌，淡淡道，“你把他送回王府吧。”

“这人竟是瑞安王爷！”问药在门前偷看，看不清房中男人是谁，此刻一见，心中惊骇无比。

况且见将才他们在床上耳鬓厮磨，甚是融洽，怎么这会儿又成了这副模样？

问药心中有千万个疑问，哪里肯就这样离开？

她不依不饶道：“王爷为什么在这里？您为什么要吓他？”

“我与他开个玩笑罢了，谁叫他不懂礼数，屡屡轻薄与我？此番给他一个教训，也好让他不要再出入我见素医馆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什么你？你别忘了自己是谁的婢女，怎么胳膊肘尽往外拐？快去！！”狄姜说完，便将二人赶出了卧房，随即关上门窗，和衣上床。

瑞安走后，屋内只余下一盏孤灯，烛火微微跳跃着，映在狄姜面上，似覆上了一层擦不开散不掉的雾。

若这时候武瑞安还在，便会发现狄姜的孤独，犹如漆黑的夜，汹涌的海，挣不脱也逃不开。而她并不沉醉于此，反而很痛苦，很煎熬。

她的内心，没有面上那样的云淡风轻轻轻描淡写，她时时刻刻都想忘掉前尘，忘掉内心深处那些声嘶力竭的哭喊……

她知道，自己承受不了这世间任何人的这番心思，像她这般的人，不配得到旁人的感情。

何况武瑞安，还是世间这般优秀的男子。

她绝不能让他陨落在自己手里。

第二日晌午，狄姜刚一打开门，恰巧对面房间也打开了来，便见武瑞安一脸迷糊地从问药房里走了出来。

狄姜见他松垮的中衣前襟大开来，雪白的皮肤上露出了一道道血红的疤痕，心中便微微有些吃惊起来。

她本以为这三年，他在军中亦是养尊处优，没想到在他的身体上，在她看不见的地方，有这么多战争的痕迹，那亦是铁骨铮铮的男儿被战争赐予的礼物，亦是脱胎换骨的岁月的洗礼。

他如今真的可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。

“狄大夫……我怎么在这？”武瑞安见了她一愣，那一脸糊涂的模样，显然忘了今夕何夕兮，自己如今在哪。

这时问药走了上楼，接道：“王爷连日赶路太辛劳，便晕倒在掌柜的床上，她便让您睡了我的屋子，我则与书香挤了一夜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武瑞安抱着头，记忆仍旧有些紊乱，总觉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自己忘了，昨夜……他分明见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青皮大螳螂……

狄姜捂着嘴笑，轻声问道：“王爷面色不好，是不是做噩梦了？”

“啊！对！本王昨夜一定是在做梦！”武瑞安这才如梦初醒，径直上前拉着狄姜的手，笑道，“早上第一眼能见到您，真是太开心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狄姜抽出手，又撇过头去，才红着脸，佯装羞涩道：“王爷衣衫不整，民女……”

武瑞安慌忙低头，才发现自己的衣服不知何时被人扒了个干净，全身只剩下这一层半透明的中衣，好一阵尴尬。

“我这就去穿衣服，你等等我！”武瑞安说完，立即跑回了房里。

狄姜与问药相视一眼，随即爆发出惊天的笑声。

房里的武瑞安听了，脸色又是好一阵红一阵白，只得懊恼地跌坐在床边，一边扶着额，一边连连叹息。

这连日来的赶路叫他疲惫不已，原本想给狄姜一个惊喜，没想到惊喜变成了惊吓，自己这副模样，真是让他惭愧不已，直叹自己的光辉形象算是在一夕之间倾塌殆尽了……

武瑞安拎起满是黄沙的衣服抖了抖，空气中顷刻间布满了灰尘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整个屋子的空气便显得十分浑浊。可尤其是如此，他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这样的条件，

与大漠军营比起来已经好太多，这三年间他所经历的事情，足以将自己一身的公子病洗涤殆尽。

武瑞安穿戴整齐之后，便走出房门，此时，狄姜与问药已经不在门外，他顺着木质楼梯往下走，撩开后院的帘子，便见几人正坐在树下用早膳。

“早……”武瑞安咧嘴一笑，几人便纷纷停下筷子，站起身来欲与他行礼。武瑞安立即上前搀起狄姜，道：“我现在不是王爷，王爷正在几百里以外呢，不要多礼，把我当……邻居，对！你们把我当邻居就是了！”

狄姜又是一笑，点了点头，笑道：“饿了吧？快坐下，随便垫垫，竹柴——再加一副碗筷来。”

“是。”竹柴在厨房中应了一声，随即打开门，在武瑞安面前摆上了碗筷，然后很快又回了厨房里忙活。

“那是……”武瑞安看着他的背影，好奇道。

“我家的伙夫，做饭的手艺相当不错，王爷快尝尝。”问药说着，十分殷勤地夹了一枚三色烧卖放在他的碗里。

“谢谢。”武瑞安点了点头，刚吃了一口，便忍不住又夹了两个放在嘴里，连一句好吃都顾不上说，只得连连点头，那狼吞虎咽的模样，活似三天没有吃饭。

“王爷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要是吃不够，我再让竹柴做便是，可不要噎着了。”狄姜掩嘴一笑，冲书香使了个眼色，书香立即会意，走到厨房去帮竹柴。

问药和武瑞安的吃相如出一辙，都是饿虎扑食，恨不得把盘子都给吃了。

“这还是我认识的武王爷武瑞安吗？”狄姜吃惊道：“我记得曾经的您，衣衫沾不得半点泥，嘴里有饭时从来不说话，一盘菜再好吃，也不伸出第四筷子，您这……看来军营伙食不太好啊！”

武瑞安长叹了一口气，语气里带了几分委屈，道：“安息营寨驻扎在大漠腹地，平时补给有限，寻日里一日能有一个饷充饥就算很好了，若是打起仗来，更是茹毛饮血……就说这次突厥来犯，我军被困在墨山，饿了整整五日！若不是援军及时赶到，我多半是已经死在那里了。”

狄姜与问药听得一愣一愣的。

狄姜倒能想象出那副场景，而问药却一脸迷茫，她唯一听懂的是，武瑞安很辛苦。非常非常的辛苦。

武瑞安又道：“我都三年没有吃过精致饭食了，此次回来，在你这，是第一顿。”他说完，又狠狠地啃了一个馒头。

狄姜一脸同情，脑海里想到的便是银枪白刃，刀剑无眼，曾经手无缚鸡之力的王爷在那种环境里生活了三年，难怪身上满是伤痕了……

在武瑞安和问药吃完了四打烧卖一满盆面再加一碗粥之后，终于吃得心满意足，放下了筷子。

问药贴着武瑞安坐着，一脸崇拜道：“武王爷这次回来，怎么先来我们这儿了？”

“我当然是想狄……”武瑞安说到这，突然一顿，清了清嗓子，咳嗽了两声，才道，“本王甚是想念太平府的美食，于是快马加鞭赶回京中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……”问药一脸嬉笑道，“可到底是想念美食呢，还是想念美人呀？”
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冲着狄姜使了个眼色，结果没有意外的，又被狄姜恶狠狠地瞪了一眼。

“都想念，都想念。”武瑞安尴尬地笑了笑，面色一红，道：“我离开这三年，京中可有什么稀奇事？”

“哪有啊！最稀奇的不过是您大破突厥，即将凯旋的事了，太平府里已经将您的威名传遍，就等着您班师回朝，来个十里长街迎王爷了！”

问药眉飞色舞，狄姜和武瑞安都相对安静。

狄姜自然也是开心的，可是只要一撞上武瑞安的眸子，她总觉得心里有些慌。

狄姜话锋一转，道：“王爷不在的这三年，京城第一公子的名号便易了主。”

“还有人比我更风流倜傥？”武瑞安茶杯一抖，想不到这话会从不理世事的狄姜嘴里说出来，不禁十分好奇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。

“是哪家的公子？”

“是欢宜馆的公子，”狄姜掩嘴一笑，补充道，“头牌花魁。”

武瑞安心中一凛，总觉得听上去不像个正经地方，更是惊讶，随即求证道：“这欢宜馆是个什么地方？”

狄姜偷笑，低头不语。

问药便索性接过话，道：“欢宜馆坐落在常乐坊的西隅，挨着烟花柳巷一条街，但是那里不伺候男人，只接待女客，欢宜馆里的挂牌面首，一个二个都肤白貌美，朱唇一点，眼含秋波！”

“噗——”武瑞安一口茶水尽数喷在了问药脸上。

“哎呀，王爷您这是怎么了！”问药连连擦拭。

“抱歉抱歉，我只是没想到，狄掌柜居然好这一口，我太惊讶了。”武瑞安瞪大了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狄姜。

狄姜这时才睨了问药一眼，斥道：“平时瞧你不学无术，怎的今日成语信口拈来